

萍蹤隨錄

陸恂如自述



陸恂如自述
文治

1997

自述小引

太常引

金閭漂泊到金門，浪跡似浮萍。夾縫裡偷生。

避動亂，未遭折騰。

自求多福，逍遙趁興。玩樂喜盈盈，工作亦稱心。

今老矣，閑聊寄情。



前言

現在是一九九七年，全家都住在美國的舊金山。我的年齡已超過七十七歲，精神尚佳，身體硬朗，只是活動力要比年輕時差些。我是一九八八年退休，前二年在公私方面還幫幫老朋友、老同學楊裕球兄的忙，經常出差台灣，處理些林同炎工程顧問公司的業務。但台灣的公司業務越做越興旺，相關的瑣事也愈來愈複雜，已超過了我這個已退休人的份際。我只能將經手的業務漸次的淡放下來，盡快的移交出去。到一九九一年，美國的總公司發生很大的變化，我也就完全離開這些工作上的關係，真正的退休了，一直到現在。好像什麼事情都已經辦理妥當，日子過得輕鬆自在。平時除了健身、培養花卉以外，也沒有什麼正經事情。於是想起將我一生平凡的經歷逐段記錄，編寫成冊，既能打發時間，也可以回憶往日歲月，舊時的人物，留下點點滴滴，永作紀念。真是一舉數得。

我的一生，可以分為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（1920～

1948) 共計二十八年。其間經歷了我童年在故鄉蘇州的時光；對日抗戰時在後方求學的過程；大學畢業後在祖國西北地區從事土木工程的一段經歷。

第二階段是（ 1948 ~ 1970 ）共二十二年，開始是國共內戰告一段落，國民政府遷到台灣，與祖國大陸完全隔離。我個人由于幾個偶然的機緣落腳台灣，仍然投入土木工程的工作，並且在大學裏教了十二年的書，也曾幾次出國開會考察，埋下我以後來到美國定居的遠因。這階段我在年齡上是從三十到五十，一般稱為人生的黃金時代，其實就是成熟期。工作上累積知識和經驗，職位上逐步昇遷，為我下一階段到國外闖天下奠定基礎。同時間，我與內人談重符女士結褵成家，並且有了一對兒女，家居融樂。

第三階段自 1970 年歲末全家四口遷居美國。受聘於林同炎國際工程顧問公司工作。先在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分公司工作了二年多。一九七三年初再調加州舊金山，算是介入了總公司的核心。一直住到現在，已長達二十七年，看來就此終老斯鄉。這個階段變化最大，以英語取代了中國話，並且變成百分之百的生意人，甚至國籍都改換了。

總之，三個階段，三個不同的居住地，三種不同的生

活和環境，所以敘述起來也有不同的感受。

我自己承認，親友們也都如是說，我一生走運，是個福人。沒有受過什麼災難，也沒有少過錢用，一路過來快快樂樂，平平穩穩。最主要的原因內有賢妻相助，相夫教子，把我們全家的起居生活，照顧得妥妥貼貼，使我們過得愉快健康。另外一個重要原因，使我們生活幸福，俗語說係有貴人相助，每到一處轉折點，總有同學、親友及時給予援手，使我一生風調雨順。回想過去，既有如此美好的際遇，何不趁此安樂餘年，眼未昏花，手尚不抖，頭腦還清醒的時候，將我這平凡的一生留下些記憶。

本文所述全憑記憶，往事如煙夢，已難考証。所以有關時間、地點及人物，記載上或有錯誤。文中更有重複及忽略之處，尚祈讀者見諒。又在編寫期中，承同窗好友陳蘭蓀兄全文加以修飾並逐字校核；丁紹祥同學代擬自述小引的詞牌，及每一篇段的詩詞；陶德麟同學提供意見及排印，校對的工作；內子重符更是隨時請教，並作補充。謹致謝忱。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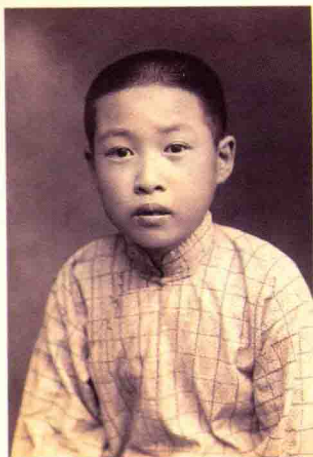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童年往事.....	1
二、初小及中學的生活追憶.....	15
三、我考上了交通大學.....	31
四、1943年至1948年初出校門，在國內 的一段工作經歷.....	47
五、在台灣的二十二年（1948～1970）...	63
5.1 二十二年間換了三個工作單位.....	66
5.2 台灣大學任教十二年(1958～1970).....	85
5.3 出國開會、考察.....	89
5.4 我的家庭.....	105
六、全家移民美國，今定居加州舊金山 （1971年到現在）.....	111
6.1 在檀香山的一段時光.....	114
6.2 由美返台灣成立林同炎工程顧問公司.....	123
6.3 在北加州的灣區經營房地產的一段經歷...	141

6.4	飲水思源，助教興學·····	147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七、返國探親訪友，參加會議並遊覽各名勝

古蹟.....	159
7.1 1979 年初冬第一次返國探親.....	163
7.2 1982 年秋第二次返國，參加在北京召開 的中美橋樑及結構工程會議.....	175
7.3 1987 年春第三次返國並遊覽四川九寨溝 名勝.....	191
7.4 1989 年 5 月第四次返國，遊覽湖南張家 界，轉貴州、四川與吾同學級友們大團聚	205
7.5 1991 年秋第五次返國，在四川成都西南 交通大學新建的總校區內與同學們擴大的 歡聚.....	221
7.6 1993 年秋，十人結伴作絲綢之旅及登泰 山.....	237
7.7 1996 年春，經台灣訪友後，專程來到北 京為吾三姐祝壽.....	257

一、童年往事



↑ 兒時舊照

湛湛露斯，在彼豐草。
椿萱庇蔭身在福。
萬里故鄉，十年華屋。
如今常憶童稚樂。



→ 蘇州庭院

童年往事

我出生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七日，農曆是六月二日，俗云六月初六，狗遶浴，我是六月二日生的，過三、四天，當然要洗澡，就不在乎別人用“人類的好朋友”和我開玩笑了。我家世居蘇州，是一個半新舊的家庭。父親是個秀才，後來又進洋學堂，從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升入上海南洋大學，也就是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。於一九一四年畢業，學的是土木工程。母親原籍江蘇溧陽，是位老式婦女，外祖父是溧陽名中醫，姓“法”，很少見。我有兄弟姐妹十一人。同胞者七人。現僅存三人。大姐星如於一九六七年病故於西安，享年五十四歲。大哥（其實排行老二，但我們仍習稱大哥）安如號佑曾，於一九七九年幾經折磨病逝於南京，享年六十五歲。三姐彬如年已八十一，正在北京享受那四代同堂的歡樂。四哥早年夭折，仍于排行。我算是老五，名恂如，也有個號稱熾曾，從未用過。下面是六妹菊如（解放後改名為陸方）於一九六八年文革

期兇死於湖南長沙，正是四十五歲的盛年。七弟稼如號守曾，在江蘇南通任教授職，現在也已將退休。另有同父異母弟妹四人，都要比我年輕得多。大弟敬如在蘇州任教授職。大妹義如從小就過繼給西安沈反白中醫師，故已從沈姓。小弟民如在蘇州工作。么妹英如已於一九九二年移民來美國，今住加州洛杉磯。

童年時期我在家中的地位很是特殊，值得一提。老家的房屋尚稱寬敞，除我父母一房外，還有伯父母、姑母及堂姐妹們同住，但一切管理家務的大權，則由我的祖母掌握，所以祖母是全家的權威，也是全家的中心。我則得祖母的特別寵愛，甚至住在祖母房內，飲食也與祖母同桌，自己的母親及伯母們反而要侍立左右，照料祖母和我的飲食後，才能入座。這些老規矩，說來可笑。但當時我享受如此特殊待遇，以致日後養成了驕氣及霸道，什麼事情得由我作主。影響是好是壞也無從分析了。

我的老家在蘇州平江路混堂巷，號碼已記不清。蘇州的老市區都是狹巷窄弄，只能給黃包車、腳踏車通行。後面靠河，可以通行小船。家中日常的柴薪及夏天的西瓜等大宗貨物，都由貨船運來。清明下鄉掃墓，全家從後門坐船出發。老家的房子當然很是老舊，是一組長條型的建

築，前後共有七進。第一進是門房，是借給一位姓孫的裁縫師傅，作作場及住家兩用。同時也照管門戶，年代長了，孫陸二家，不但是鄰居，也成好朋友。孫師傅的小兒子孫惠康君是我童年的遊伴，對日抗戰期間，由我父親帶他到後方，一直在西安工作。老房子的第二進是轎廳，空棄無用，放著幾頂破轎子。第三進是正式的大廳，放些老式的紅木傢俱，古色古香。大廳平時都關閉著，只在農曆新年才開放供祭神祖。兩壁掛起歷代祖先的畫像，每晚上香叩拜。此外當我祖母壽慶大典時，也就派上用處了。記得童年時，父親及伯父輩都在外埠工作，大哥在南京讀書，過年時不一定能趕回家，所以有關祭祖等典禮，常由祖母帶領我主祭，從那時起，已經感覺到中國重男輕女的舊習，心中頗不以為然。後面幾進是祖母、姑母（因他老人家終生未嫁，我們都稱她為女三伯伯），四伯母，及堂姐妹秀如，東如們居住。及我們五房的一大家（父親排行老五）。最後面是個大院子，有石級下達河邊。房屋每進都有天井，這些天井裏種了蠟梅、月季、紫荊等花木，並放置水缸養金魚種荷花，是標準的江南風光。後園裡有桃樹。叔祖父杏公公住的偏房天井裏種有枇杷樹。（杏公公是我祖父的堂弟，無子嗣，所以一直住在我們的家裏。）

每當果樹結實時，我就爬上大樹採果子，是童年的一樂也。

老房子沒有自來水（當時蘇州根本沒有自來水），只有井水，得用吊桶去吊。全宅的照明，大約是在我七、八歲的時候，由我女三伯伯出資裝上了電燈，當時算是一大開明的大事。取暖方面，每值冬季，房間裏裝有燃煤的火爐。老祖母不喜愛這些洋玩意兒，仍用她的手爐，晚上則用“湯婆子”（用瓷或銅做成的容器可裝熱水禦寒）。我年輕好動，根本不覺得冷。其實蘇州的冬天並不好過，降雪結冰，天氣潮濕，相當的陰寒。夏天住老房子倒不覺得太熱，因為房屋既深又高，太陽根本晒不進來，天井裏裝了可捲動的蓆棚，更加陰涼。倒是蘇州夏天的蚊蟲亂飛，令人難受，只能用蚊香、蚊帳等消極方法來抵禦。一九九四年秋，堂姐秀如夫婦來舊金山小住，談起我們一起住過的安樂窩，憑她的記憶繪製房屋平面圖如附頁。也勾起我六十餘年前的童年生活的歡樂回憶。一九八二年及一九九六年重符和我返蘇探親，第一次（1982年）仍可看到舊居的外殼，內部已改建為一間小型的織布工廠。第二次（1996年）再訪故居，已是面目全非，織布工廠已他遷，只是作為女工們的宿舍及餐廳之用，原有的照牆磚刻

也被毀去。但仍攝得當年舊居的大廳一角（如後頁的照片），望之不勝有今昔之感。

上文提到老家的大廳，使我聯想起一段往事。當時老家人口眾多，尤以十歲上下的小孩更多。女三伯伯想起了要教我們強身之道，聘請了一位江湖奇士，記得姓戴，蘇北人，精國術及氣功，教導我們拳腳之術，並授以刀槍劍棍等兵器，所以我家久已空置的大廳陳列了各種兵器，成為我們操練拳腳的好地方。一九三七年秋發生了對日抗戰，蘇州隨即淪入敵手。吾家人亦多星散。聽說戴師傅係抗日的地下工作者，被日軍捕捉入獄，要他招供同夥人的姓名，而他以江湖義氣為重，拒不招供，被毒刑致死。據說他精于氣功，死的時候，功不能散，極為痛苦。

我家並非蘇州土著，大概二、三百年前由嘉興搬遷過來，所以在蘇州沒有宗祠，更沒有田地、房產，不像一般的蘇州仕紳望族，擁有大批良田和房產，子孫們只要收取田賦及房租就可以過著舒服而清閑的生活。聽父輩說，我們祖上有遺訓，不准子孫購買田地、房產，以免子孫好吃懶做，養成依靠家產過活的心態。常聽說也看到蘇州一般中產以上的士紳，年紀輕輕，很多托托鳥籠，上上茶館酒樓，有的還娶小老婆，吸鴉片煙，反把整個家產都毀了。

我家沒有這些通病，男女都受教育，都出外工作，把賺的錢寄回來養家，交由祖母她老人家主持家務。

我的童年生活，可以說是美好愉快，有祖母的寵愛，父母的照料，兄弟姐妹們則因年齡的差距及性別的不同，雖然親愛，但不常玩在一淘。不過我自有我的遊伴，不是家屬而是朋友，成群在家或外出遊玩，我們在家養鴿子，給每隻壯健的鴿子都取上名字，常攜帶牠們去離蘇州三十餘里外的游墅關“放鴿子”。蘇州街道狹窄，不宜行車，路面都是石板或是石子路，高低不平，但我們仍舊騎自行車來往的遊玩。因為騎車也闖過幾次小禍，有時是把人撞倒了，或有把整籃的雞蛋全部撞翻。年齡稍大些，又玩照相及礦石無線電收音機。進高中後，曾在自己的家攪廣播。開始的時候是礦石收音機。後來漸漸的改用真空管了，玩得很有些名堂。當時領導我們玩收音機的是一位魏姓同學，他後來自學而成為專業人才，而謀得很好的職位。由於童年的興趣廣泛，養成我終身對多方面的愛好，祇可惜都不專精。

童年時對一年一度的清明掃墓，是一件大事，我要興奮得好幾天睡不著。老家的祖墳有三處，要分三天上墳。每天一早在老宅後門碼頭上船，慢慢的航行出城，到達祖

墳附近的水域時再下船步行去墓地，每到一處由兼職守墓的農民鄉親出來接待，另有一番風味。小時候對坐船視為一大樂事，有好的吃，好的玩，青山綠水正是郊遊的好時光。祖墳分佈在蘇州郊外的上方山，紫石山（該山出產淡紫色的花崗石，故得此名）及虎丘。在虎丘的一處墓地，總是安排在最後一天，其實只要半天就夠了，所以剩下來的半天就去遊玩虎丘名勝。因為我家是個大家庭，每年的掃墓是由各房輪流主辦，比如今年是由四伯父的一房來辦，那明年就由我們五房來主持。姑母們因已出嫁從外姓，所以不主辦，但歡迎參加。每年清明前後，正是江南春暖花開的季節，遍地黃色的油菜花，現在想起來還有些懶洋洋的暖意。郊外的踏青，正是童年時代的美夢。